



冰夷等譯

論文藝中的世界主義

時代出版社



論文藝中的世界主義

冰夷等譯

時代出版社

目次

高舉文學藝術中的愛國主義旗幟.....高洛溫謙柯 七

戲劇

論一個反愛國主義劇評家集團.....真理報社論 四

站在異己的立場上.....文化與生活報專論 五

澈底揭破反愛國主義劇評家集團.....文學報社論 究

蘇聯劇作的任務和劇評.....西蒙諾夫 九

論世界主義和唯美主義的根源.....羅馬蕭夫 二六

文 學

爲文學與批評中的蘇維埃愛國主義而鬥爭.....索福朗諾夫 二〇

反對詩歌中的世界主義和形式主義.....葛利巴喬夫 二三

沒有靈魂的傢伙.....派彼耳納 二四

世界主義『理論家』比亞里克.....奧席羅夫 二五

電 影

粉碎電影藝術中的資產階級世界主義.....波爾沙柯夫 二六

保衛蘇維埃電影藝術.....貝利葉夫 二七

音 樂

反對音樂批評和音樂學中的世界主義和形式主義.....赫聯尼柯夫 二八

美術

爲建立戰鬥的造型藝術理論而鬥爭……………蓋拉西莫夫 二〇
爲美術中的蘇維埃愛國主義而鬥爭……………蓋拉西莫夫 二〇

附錄

論蘇聯哲學中的世界主義『理論』……………米丁 三〇

高舉文學藝術中的愛國主義旗幟

高洛溫謙柯

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達到了鉅大的成就。蘇聯各民族，在自己國內建設了社會主義之後，向着光輝燦爛的共產主義巔峯前進。蘇維埃社會主義文化的成就是偉大的。蘇聯是前進的科學和最前進的、真正人民的藝術的國家。

『我們有權高傲蘇維埃藝術的成就和特別是最近的蘇維埃文學的成就，這是黨的有方向的領導的不小成就，』莫洛托夫在論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三十一週紀念的報告中說。『我們的文學、電影和其他各種藝術，由於有些作品在自己形象中展示了蘇維埃時代的歷史事件和人們工作的思想意義，而越來越豐富了。真正的藝術是易於了解的，而且是能在人們意識中留下很深的印象的，所以，現在蘇維埃藝術方面的高漲，對於蘇維埃人民共產主義教育的成果的發展，是有着偉大的意義的。』

蘇聯的文學和藝術的順利發展，是黨和政府的有方向的領導的直接結果，是使有才能者具備廣大發展可能的蘇維埃制度的優點的結果。我們的作家和劇作家，遵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法的指導，創造出對蘇維埃祖國和對偉大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充滿着熱愛的作品。

蘇維埃藝術和生活保持着密切的關係，它爲人民服務，謳歌人民的勞動和功業，傳達人民的感情和思想，表現蘇維埃愛國主義的生命力，喚起羣衆和以列寧斯大林的偉大的思想精神來教育他們。這就是爲什麼它會在人民中間受到無限愛戴的原因。蘇維埃人對於每一部有意義的藝術作品的出現都是懷着極度高興的情緒來歡迎的。

在共產主義教育方面，在蘇維埃愛國主義教育方面，有着巨大意義的是我們的戲劇。爲了在戲劇藝術發展方面達到重大的成就，黨和政府曾經作了很大的努力。這裏我們也可以高傲地指出那種空前的盛況。沒有一個資產階級國家能在戲劇發展的領域裏和我們國家比賽。蘇聯的劇場，首先是莫斯科藝術劇院和小劇院，是完全有權獲得世界的榮譽的。

聯共（布）黨中央關於意識形態問題方面的歷史性決議，號召全體文學藝術工作者創造關於蘇維埃人的光輝而可貴的作品。黨號召劇作家們描寫我們的正在順利推進中的社會的生活和協助更進一步栽培蘇維埃人性格的優秀面。蘇維埃劇作家們最近創造了許多深含

愛國主義思想和政治目標清楚的作品。其中如：羅馬蕭夫（В. Ромашов）的偉大的力量（«Белая сила»），維爾達（Н. Вирта）的我們的口糧（«Хлеб наш насущный»），蘇羅夫（А. Суров）的綠街（«Зеленая улица»），索佛朗諾夫（А. Софронов）的莫斯科性格（«Москов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柯爾納楚克（А. Корнейчук）的瑪卡爾·杜勃拉華（«Макар Дубрава»）。新的力量正在生長中，新的有意義的作品正在創造中。

在蘇維埃戲劇藝術的大力進展中，劇評應該起很大的作用。

偉大的俄羅斯革命民主主義者——柏林斯基（Беринский），契爾尼雪夫斯基（Чернышевский），杜勃羅留波夫（Добролюбов）——提供了充滿着愛國主義熱情和深刻地傾向於現實主義和生活真理的藝術批評的典範。他們要求作家和劇作家首先要成爲一個愛國主義者，要求他們熱愛血肉相關的人民的事業。他們抨擊『純藝術』的奴才，譴責那些逃避解決重要的生活問題的唯美主義者。他們指出：『純藝術』的作品不但是虛偽的，而且是反人民的和有害的。每逢在出版物上和舞台上出現了體現真正的人民志向的作品的時候，他們就高興非凡了。

偉大俄羅斯批評家柏林斯基指出：真正的創作是和服務當時的現實相配合的，凡是作

家和批評家，都應該『是一個公民、是他那個社會和時代的兒子，深切理會社會的利益，把自己的志向和社會的志向溶合起來。』柏林斯基要求批評成爲社會的導師和用人民所了解的平易的文字來表達崇高的思想。

先進的俄羅斯的批評，考察藝術作品時，一向是從它們的社會政治意義的觀點出發的，它懷着解決社會問題和實現民主理想的目的來分析那些再現的事實。

偉大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契爾尼雪夫斯基寫道：『當問題涉及文學見解的時候，有兩個最重要的原則特別應該保存在我們的記憶中：關於文學對社會及其所發生的問題的關係的概念；關於我們文學的現狀及其發展所依賴的條件的概念。』

偉大的俄羅斯革命民主主義者們的這些出色思想，對於正確了解文學和文學批評的任務，有着極大的價值。在我們國家裏，文學批評家應該深切理會蘇維埃社會的利益和共產主義建設的利益，應該忠誠地爲社會主義祖國服務，幫助文學以蘇維埃愛國主義精神去教育勞動者。文學批評家的使命是宣傳藝術和第一個指出文學和藝術中所產生的一切積極因素。劇評家應該是戲劇的最好的朋友和第一助手，它應該幫助戲劇在藝術形象中把蘇維埃人民藉以生活的一切新因素作最正確和最深刻的發掘。

唯有那些敵視蘇維埃人民的、對社會主義祖國漠不關心的、喪失了蘇維埃民族的高傲感的、欺宗滅祖的世界主義者，才有系統地誣譏任何描寫蘇維埃國家及其人民的生活和表現蘇維埃時代創造出來的共產主義建設者的性格特徵的新作品。

喪失了對蘇維埃祖國、對親屬的社會主義文化的神聖的愛的、欺宗滅祖的世界主義者尤淑夫斯基（Ю. Юзовский）、顧爾維奇（А. Гурвич）、鮑爾夏高夫斯基（А. Бошаровский）、鮑雅吉耶夫（Г. Бояжиков）、馬柳金（Л. Малинин）、華爾沙夫斯基（Я. Варшавский）、阿爾特曼（И. Алтман）、霍洛道夫（梅耶羅維奇）（Е. Холод[Мее-рович]）等等，曾經在全俄羅斯戲劇協會（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театральное общество）內部，在蘇維埃藝術報（«Советское искусство»）、劇場（«Театр»）雜誌和蘇維埃作家聯盟劇作委員會裏起着支配作用。許多文學的和藝術學的雜誌的領導職位曾經都被世界主義者所盤據着。他們互相吹噓，給同道者製造虛名，互相捧場，依據「互相捧場」的原則來讚揚同道者的「著作」。這些傳染了腐化的資產階級頹廢思想的世界主義者攻擊蘇維埃藝術，竭力破壞蘇維埃劇作家的名譽，打擊他們願為我們劇場創造優秀作品而努力的志向。反愛國主義集團中的批評家，一面獻媚於外國風之前，一面拚命貶低這些作品，把它們形容做仿

佛是『不夠藝術』的作品，而且指謫劇場上演蘇維埃題材的劇本。他們甚至也舉手打擊偉大的高爾基。尤淑夫斯基對於譏謗高爾基的劇本已經是鍛煉有所，他發現了高爾基劇本中的『弱點』（！）和缺點。譬如說，他甚至說出這樣的話來：高爾基彷彿沒有把劇本小市民（Мещане）中的人物——機師尼爾（Нил）——寫好，彷彿這是『高爾基作品中一個不完美的人物』。高爾基第一次在世界文學中創造了一個先進的、革命的工人的形象。這是這位偉大作家的一大功績。而這位唯美主義批評家却譏謗地斷定：尼爾的形象『由於劇本藝術組織中滲雜了政論而被破壞了』。世界主義者尤淑夫斯基譏謗俄羅斯人民，他說：高爾基在劇本底層（«Низы）中在『神的旅人』路卡（Лука）身上體現了俄羅斯人民的過去，而在流浪者薩丁（Сатин）身上體現了他們的未來。『假使說，』這位蹩腳批評家寫道，『路卡是過去，那末薩丁是未來……過去的俄羅斯和未來的俄羅斯。』這個尤淑夫斯基也取笑地著文論蘇羅夫的遠離斯大林格勒的地方（«Далеко от Сталина」）和契爾斯科夫（Б. Чирков）的勝利者（«Победители」）。在社會主義劇作學諸問題（«Вопросы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драматургии」）一書中，尤淑夫斯基對那敵視蘇維埃人民的唯美主義者和形式主義者、頹廢主義導演梅耶荷德的演劇的噱頭和歪曲傾倒備至，而

對那成爲我們民族高傲的莫斯科藝術劇院却大肆攻擊。初出茅廬的時候，尤淑夫斯基也曾攻擊過偉大的詩人馬雅柯夫斯基（B. Маяковский）及其獻給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優美的長詩好（《Хорошо》）。

唯美主義者顧爾維奇的『著作』是反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反對生活和藝術中的新因素的追求的。他說教着藝術脫離現代生活的最有害的『理論』。他攻擊蘇維埃劇作家，因爲他們描寫蘇維埃愛國主義者及其創造勞動。蘇維埃的一切對於顧爾維奇是完全漠不相關的，對於他，整個世界文學的『桂冠和巔峯』是哈姆雷特。而且這個哈姆雷特主義擁護者竟然膽敢公開稱呼年青的蘇維埃劇作是『懶惰的和虛弱的』，而稱呼它的發展過程是『作爲藝術形式的話劇的積極的瓦解過程』。

鮑爾夏高夫斯基也是來勢汹汹地攻擊過爲社會主義服務的劇作的。這個世界主義者通

● 梅耶荷德（B. Мейерхольд，一八七四）蘇聯導演及演員。他在演劇上反對心理學自然主義與現實主義，而提倡因襲主義，一九一八年起又提出『生物力學』，作爲新的演劇體系，跟『史達尼斯拉夫斯基體系』對立，後來受了未來主義的影響，傾向於唯美主義。

過全俄戲劇協會散佈他的批評和結論，企圖通過這種方法來指導莫斯科、基輔、奧德薩等城市的劇場的工作。他的『活動』是從譏諷柯爾納楚克的劇本在烏克蘭大草原（«В степях Украины»）開始的。他無恥地蔑視優秀的蘇維埃劇本：蘇羅夫的偉大的命運（«Великая судьба»），羅馬蕭夫的偉大的力量，索佛朗諾夫的在某城（«В одном городе»）和莫斯科性格，維爾達的我們的口糧。鮑爾夏高夫斯基喋喋不休地胡扯蘇維埃劇場的墮落和蘇維埃劇場裏的『中庸的溫度』。鮑雅吉耶夫也應聲附和他，他在論思想性與表現方法一文中聲稱：蘇維埃劇場藝術『顯然墮落了』。這個欺宗滅祖的世界主義者看不出蘇維埃劇作學中的『真正的靈感』和『真正的熱情』，他教訓我們的劇作家追隨外國的模範，他號召摹倣拉辛①。他譏諷我們的古典演員，他斷定彷彿『史遷普金（Шеккин）②和其他許多人的所以能發揮他們的才能大部份應該歸功於莫利哀的恩賜。』

每逢我們的劇場上演新的戰鬥性的劇本，那些唯美主義批評家就攻擊劇作家和導演。

① 拉辛（一六三九—一六九九），法國戲劇家。

② 史遷普金（一七七八—一八六三），原為農奴，後成為莫斯科小劇院之著名演員。

他們的目的是想阻礙蘇維埃劇場藝術的順利發展，強迫蘇維埃劇作家接受反人民的、資產階級的、唯美主義的規範。反愛國主義批評家集團忽視了俄羅斯古典作家的革命傳統。

塔爾尼柯夫(Л. Тальников)的批評也不能不提。他的混濁的『論文』是反對俄羅斯文化的。當談到奧斯特羅夫斯基(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的作品的時候，他貶低了這位偉大俄羅斯劇作家的創作的真正的民族根源。塔爾尼柯夫頑固地在俄羅斯民族中找尋否定面而把它們當作典型的現象。例如，在論文集莫斯科文●中，塔爾尼柯夫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赫雷諾夫，他寫道：『赫雷諾夫是新式的頑固人物，這根本是當時俄羅斯現實的典型人物，因為這不僅僅是依照一個「偶然的」原型寫下來的……這是俄羅斯的社會現象。描寫俄羅斯現實中的這類赫雷諾夫的小說是多得數不清的。』這個欺宗滅祖的世界主義者就是這樣放肆地謾罵偉大的俄羅斯人民的。

欺宗滅祖的世界主義者的敵意的『思想』和『理論』也可以在其他批評家的『著作』中得到反映。特別是在列寧格勒的報章雜誌的編輯部裏，像楊柯夫斯基(М. Яковский)，

● 莫斯科文(М. М. Москвич, 一八七四—一九四六)，係莫斯科藝術劇院著名演員。

別烈札克 (И. Беляк)，施奈德爾曼 (И. Шнейрман)，貝林 (А. Белин)，青姆巴爾 (С. Имбар) 之流隱藏得相當鞏固。他們大言不慚地自稱是尤淑夫斯基、顧爾維奇和鮑爾夏高夫斯基的追隨者和吹噓自己的師傅的威名。這些世界主義者追隨在他們的師傅之後攻擊劇場藝術的思想性。例如，唯美主義者施奈德爾曼大儒主義地、拉拉扯扯地說：『劇場藝術的對象是情緒和感情，而思想是應該到講堂裏去說教的。這個世界主義者教訓道：在演出中，我們應該關心的僅僅是形式上的成就——『筆觸的戲劇性的表現，形象雕塑和光綫明暗的技巧』。他輕蔑地批評我們那些描寫蘇維埃人的劇本。』

蘇維埃劇作家們，追隨着時代的呼聲和我們觀眾想在舞台上看到勞動景象的願望，創造了不少描寫工人和集體農民的生活以及他們的勞動活動的作品。形式主義批評家們不但支持劇作家們的這一創導，而且還攻擊他們。據別烈札克的意見，人們的勞動不能成爲藝術的對象，他建議劇場和劇作家遠離反映蘇維埃人社會生活的題材。

批評家楊柯夫斯基非常痛心，因爲那些演慣『優雅劇本』的『優雅劇團』不得不改變作風來排演表現勞動生活的蘇維埃劇本。他憂愁地談論那些古老的演出和號召演員們向外國人學習。他害怕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他自得其樂地教訓道：『喜劇院裏演員們的教育本